



沪上年俗图 (白描) 罗希贤

虽然北国还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纽约时不时刮起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但毕竟立春已过,春天悄然来到人间。不信你可以仿照古代帝王和大臣们玩过的,在接地的气的所在挖个不浅不深的坑,里面放点羽毛之类的轻物质,静候片刻或良久,说不定羽毛之类就会飘浮起来。宰相奏曰:此乃阳气萌动,春回大地的节奏了。

年夜饭吃过了,岁守过了,年也拜过了,压岁钱出手或到手了,还要怎样?其实春节还有节目呢!说好初五,许多人会在初四晚上急急煞地提前迎财神,早早地放炮仗,最好让财神爷第一个听到跨进自己的家门。马路上已经铺开了炮仗炸裂后的红地毯,却少有行人走秀,上千万外来客都早早回家乡过年了。一直要到正月十五闹了元宵,春节才算过完。可惜除了学校,春假没那么长,城里的人很快又要满坑满谷起来了。

春节为中国和与中国有地缘及历史渊源的部分亚洲国家所有,西方人不过春节,但其实好多国家在二月中下旬过狂欢节,在时间上常常与中国农历的春节吻合,这都是春回大地的缘故。如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和巴西等拉美国家都有传统的狂欢节。

边看边聊

年节时分,当大多数人还在赠送节礼的人情往来里觥筹交错,台湾艺术品投资收藏界一对有意思的夫妇已经如同往年一样,把家中一年旅行积攒下来的礼物拿去仔细包装。对于年节时分送礼的事情,他们花了一年慢慢筹备。陈仁毅和他太太自然是一对有钱有闲有品位的夫妇,他们每年光顾巴黎、纽约、伦敦、苏黎士这些城市,重要拍卖会一场都没有落下,在旅行中习惯看到合意的小东西就陆续买下来,然后年节时候送给大家——一个茶壶、几把银餐具、一段香或者特别的纸张,都是应份的事。

新年有礼

费拉拉 自己在平时对朋友尚且讲究礼物的品牌和由头,而对父母家人则简单守矩的多,总是更青睐真金白银砸向新款数码产品。我的妈妈在花甲之龄成为同时使用三台Ipad和两部Iphone的超龄果粉,是应了总是旧的未去新的又来的缘故。而这通常意味着我需要在送礼之后的一段日子,花费很长的时间对她进行各种应用程序的使用培训。这成为我们彼此联络感情的一种特殊方式。

细心观察,从新年送礼也可以看出上海人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普通上海中等人家新年走亲戚,总是把咖啡礼盒、某罐曲奇、某力罗巧克力作为标配,而体积庞大兼外包装精美的冰糖燕窝、蛋白粉、名烟和名酒也始终作为节礼硬通货存在。生活得稍微精致一些的人家,则会在标配以外送些海外带回来的物资,比如咖啡豆和红茶以及各种伴手礼吃食。而现在,节礼的选择变得更多元化。如果集中收到类似色彩斑斓的铸铁锅、皇室用餐具、进口电饭煲等人气产品,这算得上是营养保健品奔向茶具/锅具界的轻喜剧变革。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在赠送礼物的时候,已经逐渐减少因为“这样东西很拿得出手而送礼”的因素。他们开始考虑接受者的心情,希望在赋予物件自己的审美痕迹和生活逻辑,并渴望礼物被对方真心喜欢。透过这些器物所传递的情感,是文化,是传统,亦是仓廪足而知礼。

节。它们起源于希腊酒神节、古罗马农神节和牧羊节,以及凯尔特人的宗教仪式。狂欢节是很闹猛的,什么假面舞会、彩车游行、戴很吓人的假面具上街白相、扔臭鸡蛋、纵酒宴饮之

四季轮回始为春

王纪人 类,有的竟长达两周之久。老外的玩性蛮重的,愈狂愈欢。其实在中国的春节之末,还有元宵节这个重要节日。到那天看灯谜猜购物逛大街的有之,“月上树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也相当踊跃。元宵节等于是为单身男女开禁和脱单的日子,机会难得,所以也是中国的情人节。要不欧阳修写下这样的诗句怎么会流传了近千年呢?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开启了一年四季,人生就在这季节的轮回中发芽、开花、结果,又渐渐地凋零。自然界的一季为三个月,现在人生界的一季为二十年吧。您现在在哪一季呢?但人也属于自然界,我们每年也都享受一个春天。春天是万物复苏死而复生的季节,东风送暖,大地解冻,冬眠的动物苏醒了,北极熊带着宝宝们从冰洞里萌萌地迈出来了,春雷一响惊蛰了,鱼跃出了水面,鸟语花香了。一

切都生机勃勃昂然挺胸起来,包括人类抖落掉臃肿的冬衣可以施展出一个春天的姿势来了。白云裁衣绿作床,四季轮回春为始啊。

柴可夫斯基有首钢琴套曲就叫《四季》。1874年圣彼得堡杂志《小说家》编者邀请柴可夫斯基每月为该杂志写一首与当月有关的钢琴曲。一本文学杂志约请作曲家作曲并发表,这在中国几乎是没有过的事,可在一个文学与音乐难舍难分的国度就这样发生了。老柴那时已崭露头角,慨然答应。吩咐男仆在每个月的某日提醒他做这件事,这样就有了在十二个月中陆续发表的钢琴套曲《四季》。他为十二支钢琴曲起的曲名都是很有意味的:一月,壁炉边;二月,狂欢节;三月,云雀之歌;四月,松雪草;五月,清静之夜;六月,船歌;七月,刈者之歌;八月,收获;九月,狩猎之歌;十月,秋之歌;十一月,在马上;十二月,圣诞节。我是从《狂欢节》开始听的,因为在公历中,二月才是春之始。《四季》以三部曲式和回旋曲式表现了春的生机、夏的浓郁,秋的柔和、冬的瑰丽。而此刻我却在听巫娜弹奏的古琴曲《四季轮回》。一样的四季,一样的轮回,一样的诉诸音乐,但那琴,那声,那韵,真是大不相同了。《四季轮回》一气呵成,重在轮回,诉说的是无忧、知足和放下,归旨于禅宗。不妨让四季轮回的音乐陪伴我们过年吧。

独爱黑发

凌寒

家中的地板上竟然有几根白色的长发,我很纳闷这几根女人的白发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我的?我照照镜子,镜子里的我一头黑发。那么白发?我撩开我的头发,这一眼,我完全惊呆了,隐藏在黑发之下的竟然是成片的白发。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头上竟长出那么多白头发了,成了白发魔女了?古时候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看来不是杜撰的。我这才明白,原来巨大的压力是会让人迅速长白头发的。

惊恐之余,我开始调节情绪,尽量到处去接收正能量,让自己开心,让生活尽可能地朝着平静、安宁、平淡的方向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再次撩开头发的时候,惊喜地发现白头发了,很多都变回黑色的了。这下我信心大增,也格外珍惜起我的黑头发来了。

生活恢复正常了,我却再也不去理发店染彩色头发了,经过这次白发事件,我才知道黑头发有多么珍贵,它是本色,也是本色生活的象征和代表。

现在去理发店洗剪吹的时候,经常有发型师摆活我染成其他颜色的,说我的头发太黑了,很有沉重感,不好看,我皮肤白,染成棕栗色的会更显肤

眷村这个话题太大太深,从被誉为“眷村文学第一人”的朱天心到王伟忠的《宝岛一村》,它的故事被离开眷村的第二代们反复讲述。

在台北出差,顺便就去了新光三越边上的四四南村——曾经的一座兵工厂的眷村。村口的大树,草坡,空地,排屋,还有很多晒太阳的遛狗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观光客,就是它的全部了。

初见这样一块地方是不容易有好感的,在眷村遗址开咖啡馆的违和感让此地距离曾读过的眷村作品里浓重的烟火气和人情味相去甚远。更何况,方寸空地里一抬头就是直插云霄的台北101,就像一把剑竖在低矮平房的头上,压迫感不言而喻。

走进展厅,当年房屋的陈设在离开语境之后被生生纳入空屋供人参观,亦是普通的陈设而已。然而在读了一列玻璃橱窗里的一段段文字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眷村遗址之所以保留,不是因为美,是因为人。橱窗里是一个个眷村老人定格的人生——他们从哪里来,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怎样的时光,养育了怎样的

子女,最后去往何处。还有一帧帧的老照片,从初到台湾的年轻人,到最后的花甲老人,这片仓促搭就的棚屋意外成为他们一生最重要的舞台。有一位老人在迁离眷村之后住不惯华夏,说:“习惯了每晚睡前拉灭电灯,怎么都不习惯如今墙壁上的电灯开关。”

这是眷村第一代的生活。在主展厅里,大幅图文的则是从柴米油盐到眷村二代们的青草河流、帮派义气和念书出头的故事,弥漫的是眷村妈妈们的百家饭和男人爸爸们的思乡情。

这些文字和展品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简直是这一座眷村生活最全面的微缩景观。作为大海另一边的人,在四四南村流连的感动会自然生出,是不用把自己代入眷村人的身份焦虑和对两岸过往纠结的复杂情感的。

眷村的人情,封闭的族群,因为边缘和信念而生的义气,撒野的童年,隐秘而喷薄的青春,以及与大海另一边长期而牵挂的情感,与这里展示的中国各地人们的老式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所有的曾经历过亲密而贫穷生活的国人们藏在心底的温暖小画。如果想知道他们的眷村脚步: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张大春,剧作家王伟忠、赖声川,导演杨德昌,明星邓丽君、蔡琴、姚蓉蓉、林青霞、王祖贤……

人人都爱木心先生的一首《从前慢》。从前,日子慢。一次寒暄,坐半个上午;一声问候,得走几里路,一腔思念,山水重重。慢慢的日子里,你我不慌张,大家不急躁。

从前的旅途,不止为了抵达,每一时辰每一条路都存下美好记忆,留以捋摸。一如那时的情感,笔墨交心,信纸传情,清淡而绵长。

高中时候,与友人通信三年,未见一面。他在县城,我在邻镇,也只隔一小时车程。可彼此从未前往对方的小镇看望。只需一封信,穿山越岭,温存友情。

一封信,两三页纸,贴上八角钱的邮票,跑到镇上,小心翼翼地塞进邮筒。而后剩下等待,十天也罢了,半月也行,时光慢得使等待都变成美好。那时候,人人写信,写给发小、亲人,写给同学、笔友,写给朦胧的爱情……信如夏日蒲扇,似冬天暖毡,在年少的黑白相册里穿插一页彩色的书签,鲜活了寡淡的青春。就如同现在大家聊QQ、刷微博、玩微信一样。只不过,那时光阴如蝶,纷飞轻缓;而当下日月如梭,稍纵即逝。

从前慢,一切如常,各行其道。现在快,火车提速,信件快递。

生在快时代,你追我赶,丢三落四。还是从前好,从前慢,慢工出细活,慢中品人生。

从前的汽车轮船搭载的过客,他们

元宵灯谜
谜面:首站绍兴,即日走起(七字毛泽东词一句)
谜底:而今迈步从头越
(注:越,绍兴)



我的从前慢

汪亭

